



老井不语

□ 孙元礼

淄河不远处是我长大的村庄，在村子河东的南头，有一口老井。从我记事起，它就朝天敞开井口，裁下一片蓝天、几块云彩，藏进一弯月亮、几十颗星星。就连年纪最大的爷爷也说不清，这口井什么年代盘坐在这里。

老井的模样，一眼望去，满目沧桑。井口三面围着低矮的石墙，西邻是河道。四块青石圈成井口。那四块青石，虽然缺少丰富的表情，甚至有些呆板，但是，几百年的时间运转都凝固在里面。岁月刻满了沟沟壑壑，明晃晃地闪亮。时光打磨的痕迹留下了两道石槽沟。井绳就是顺着槽沟滑下去，一桶一桶地汲水。

在我的童年，几乎是每天早晨，井台上水桶咣当咣当的声音，还有挑着空桶吱扭吱扭的声音，和鸟叫声、狗叫声混唱在一起；尤其是刘姓单身汉的恩情小调：“大妹子好哎，实在是好，走起来好像水上漂。”人未到，歌声早飘过来了。我的家就在井东面的山坡跟前，离井不到十米。

我成年以后，才陆陆续续知道了它的来龙去脉。

原来它有个名字，叫“诸葛井”。

相传诸葛亮路经此地，正值大旱之年。应老百姓的请求找水源。诸葛亮围着村庄转了一圈，顺手一指，确定了打井的位置。淄河上游，许多水井都叫诸葛井。从历史文献中查不到诸葛亮涉足淄川东南山里的证据。况且诸葛亮生于东汉光和四年（公元181年），卒于蜀汉建兴十二年（公元234年）。那时淄河上游两岸村庄尚未建立，所谓“诸葛井”和诸葛亮没有相干的历史渊源，仅是传说而已。又一说法，是沂水县一位复姓诸葛的风水先生，被请来找水源定位，凡是他找的水脉，打的水井都叫诸葛井。

听老一辈人传下来的打井过程，可用惊心动魄来形容。那是在明末清初的时候，村中几个大姓的族长、孙、翟、董、张，聚在一起，精心谋划，选一个黄道吉日开工。那天，

按风水先生设计的程序，摆上供桌，三叩九拜，由族长刨下第一镐，继而合力开挖。八天之后，一个深十四五米的井筒，像一只黑色的眼睛在河边闪烁，有点骇人的样子。然后砌井壁。井壁砌完了，风水先生让沿井底下挖，要慢节奏，小心水突然冒出。果不其然，挖不到半米，汩汩冒水泡。此时，将早已准备好的沉木放置到井底，沉木是用黄连木拼成，久置水中不腐，用此支撑井壁。又继续下挖，一会儿，泉水忽地向上喷涌。井口的人急忙往上提拔打井人。打井人又开双腿，脚踏井壁，快速上行，泉水紧跟在屁股下面，一节一节地漫了井筒。打井人刚爬上井口，泉水溢出，淌满了井台，流向小河。人们“啊”的一声，算是有惊无险。震惊之后，又欢呼雀跃，奔走相告。

这口井从此就默默地盘踞在河边，与庄邻乡亲，与牛羊鸡狗，与各种飞鸟，相依相守。它几乎天天都能和每家每户的主人见面，望一眼河东、河西的老百姓，静听着小河的歌唱，仰望着云舒云卷，日月运行。

老井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。井听不到水桶敲打井壁的沉闷响声，枯燥无味；老百姓看不到井水，心急火燎。大约在清末光绪初年，山东发生了持续三四年的大旱。井水逐日下降，每下降一寸都揪着老百姓的心。终于有一天，把水桶沉到底，仅能灌半桶水。邻村如东坡村、东等村，水井干涸。村民们来协商，解决吃水难题。我们村的老百姓立即伸出援手，把积了一夜水的清晨时间让给外村打水，剩余时间本村用。之后，又深挖几尺，外村听说也来帮忙，共同渡过了难关。这件事世代代代传为佳话。这口老井立下了汗马功劳。过了春节，老百姓第一次打水时，都烧几刀黄表纸，老井成了神的存在。

从我记事起，井台旁边挺立着一棵白杨树，四丈多高，树皮青白色，发着亮光。枝叶繁茂，散发着昂扬的生命力。这棵树周围，成了村里信息集散地。不管大事小事，几位年



长者提个马扎，往树下一摆，商量的结果，就成了处理村中事务的评判标准。我们一群小伙伴，也爱在这里凑热闹。顺风风刮得树叶哗啦啦响个不停，我们都说它在做拍手操。最令我们开心的是捉知了，它们在树皮上一趴就是几个。我们搭着人梯，实在够不着，顶端的小伙伴再往上攀几下，有时小裤衩都蹭下来，憋不住笑也不敢出声，生怕小伙伴摔伤。

这棵杨树旁边横着两个大石槽，每个都一米多宽，两米多长，槽沿光滑滑的，显示了它的古老和壮硕。春夏秋三季，女人爱往这里聚拢。她们把石槽灌满水，围石槽一圈，坐在小板凳或者石块上搓洗衣服。叽叽喳喳，像捅了鸟窝似的，都是女人的说笑声。张家短，李家短。孙老汉的狗又怀上了仔；翟二二的媳妇，两年了，肚子也不鼓，婆婆说“谁家母鸡不下蛋？”急得翟二上树爬墙。这些洗衣的女人，一会儿仰天大笑，一会儿咬耳朵嘀嘀咕咕。老太太路过看见，笑话她们“没个人样”。

有这些人的陪伴，老井并不孤单。女人打水的时候，老井的笑脸一圈圈荡开去。能打水的女人都不老，大都擎着一张俊俏的脸。那时候，很少有涂脂抹粉的，大都是天然去雕饰的面孔，丑俊一目了然，能分得清。还有的女人打水前，先照着井水看半天，仿佛要看出她的前生今世；看够了，才放下水桶，搅皱一池井水，人影晃碎了，呈现水灵灵的美。

这两个石槽不仅给女人提供了表演的舞台，还是羊群每天聚集的地方。“美”，甘也，从羊从大；也有的说，人戴上羊角象征美，总之，形貌好看

漂亮。每天中午晚上，牧羊人赶着羊群，呼啦啦奔跑。羊远远看见石槽，顶着两只角争先恐后地冲刺，像一片云覆盖到井台上，一只紧挨着一只，头插在石槽里饮水。一拨饮完了，甩甩胡子上的水滴，另一拨立即挤满槽边。老井为庄邻相亲，为牛、羊提供优质水源。喝老井水长大的孩子，女的秀气，男的帅气。老井孕育了乡村美丽的风光。

老井陪着人们走过了风风雨雨，陪着乡亲欢笑，也陪着乡亲落泪。井边石块上，风吹雨打留下的深浅不一的线条，是记录乡风民俗的铭文。每天早晨、傍晚，老井盼着和打水的人照个面，大都是熟悉的老朋友。有的老朋友几个月不见了，或许永远不见了，又来了几个新面孔。也许，这个村谁健在，谁入土了，谁家儿女结婚了，添人口了，老井都知道。它已经和人们的心连在一起，它能看出打水人的表情。

几百年来，老井也看不出什么变化，默默地卧在那里。西边小河的浪花像一串串音符，唱着跳着奔向大河。老井只能把水储藏着，尤其是旱年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到了二十世纪末，村里在另一地又打了一口井，水汩汩地向外涌。经化验，是优质矿泉水。然后，村里又在东、西山坡上修建了蓄水池，家家户户安装了自来水管，村民再也不用肩挑手提打水了。

人们还是忘不了老井，在白杨树坐着马扎拉呱，和老井打个招呼，看看井水水位，也算是和老井碰个头。之后，白杨树朽倒了，老井见的人少了。村里找了一块厚厚的水泥板，封住了井口，惯看近四百年春秋的老井，渐渐地消失在集体记忆里。

别错过读诗的好年华

□ 李忠厚

暑假了，我到北京帮妻照看外孙。“你这语文老师，教你外孙背诵唐诗吧！”一见面，妻子就给我下达任务。

外孙两岁四个月，说话都含混不清，还背唐诗？

没办法，我便从《韵律古诗》中袁枚的《苔》和白居易的《问刘十九》教起。

“白日不到处，青春恰自来。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。”我给外孙诵读了两三遍，自己也试着背诵，可背到“青春”二字就卡壳了，后面的怎么也想不出，外孙竟在旁喊道：“恰自来！”

年纪大些了，记性也渐差。我想起近几年教授学生学古诗的情形。新教材换后，一些古诗词没有教过，如《关雎》《蒹葭》《庄子》二则》《礼记》二则》等。背诵、默写、赏析是古诗学习的三个“台阶”，背诵至关重要。询问学生，学生齐声回答：“背过了！”

我不放心，害怕有滥竽充数者，便逐个检查背诵。学生宛如一个个“复读机”，我听过多遍，几篇诗也已烂熟于心。

回想起自己的读诗岁月，那是“学制要缩短”的年代，语文教材类似于政治教材。我甚至怀疑上大学之前就没有接触过唐诗、宋词、元曲什么的。上大学之后就是一阵“恶补”，至今仍觉得自己在古诗文方面“先天不足”。

中国是诗歌的国度，诗歌是国人的文化基因，也是每一个中国人与生俱来的文化“胎记”，我们应为有如此璀璨的文化而自豪！

以孩子的眼光看世界，世界永远是新奇而美好的。难怪外孙能将一根冰糕棒看成“滑雪板”。儿童是天生的诗人，是诗歌世界的“天使”，别错过读诗的好年华。

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在这盛夏时节诵读白居易的《问刘十九》，似有一缕凉风拂过面颊。

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，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，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请发邮箱：lzc b f k @ 126. com。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、开户名、账号、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请勿登门投稿，谢绝一稿多投。

抠知了猴

□ 王复兴

知了，学名蝉。知了猴即蝉的幼虫。雌性知了将产卵管插入树枝，将卵籽排到树枝中心，树枝枯萎，被风吹折落到地上，卵籽钻入地下，靠吸食树根中的汁液生长。几年后幼虫长大，从地下钻出，就是知了猴。

知了猴多是夜里从洞里爬出来，有些性急的傍晚就做好准备，把洞挖到地面，并在地面捅破一个很小的洞口，这个小洞成为人们搜寻

知了猴的线索。在地上发现一个绿豆大小的洞，用手一抠，下面是个比指头还粗的洞，向里瞧，能看见知了猴，伸下手指，知了猴用它的前足抓住，向上一提，就把知了猴提上来了；若知了猴掉在了洞的深处，就要用手指或小木棍将洞抠大，再把知了猴取出来。每发现一个极小的洞口而抠出一个知了猴，都是一个惊喜。

夏天的雨后特别是连阴雨，都会有知了猴从地下向

外钻。每当黄昏时分，我就到大树下去抠。早了不行，它们还没钻出小洞，无从下手；晚了也不行，天太黑就看不见洞口了。

我先去村西打粮场中的大柳树下和村西北场边的柳树下找，因场平整，又没有草，地上有个小洞很容易发现；西沟的树下也有很多知了猴，但地上长着草，很难发现洞口，只有等它们从洞中钻出，在草上爬，才能发现。

柳树、杨树、杏树、桃树

等树下知了猴多。村西打粮场中的大柳树树冠大，枝条密，这里的最多。每次雨后，地上都会出现很多知了猴留下的洞。我一天最多能抠一二十个。借手电筒，还能捉到已爬到树干上的。等我把知了猴带回家交给奶奶，奶奶会将它们做成香酥的美味。

夏天的傍晚，和弟弟妹妹及小伙伴一起去抠知了猴，真是一件十分有趣又让人难忘的事情。